

先秦時，列國忙着逐鹿中原，對島嶼沒什麼概念。秦一統天下後，島嶼成了大陸人假想的仙境，是一個求仙與永生的地方。一直到漢代，大陸人描述東南沿海的島嶼時，仍用「夷洲」之說。

天朝對島嶼的管控，始於今天所說的海南島。據《漢書·地理志》卷二十八記載：「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崖郡。」這是此島最早的建置和名稱。這個大陸島（由大陸分裂出去的島）雖然孤懸海上，卻很早繪入了國家版圖。在宋代石刻《禹跡圖》上，它已被清晰且完整地描繪出來。順便說一句，宋紹聖四年（1097年），62歲的大文豪蘇東坡，從惠州以瓊州別駕的虛職貶到儋州了。

古代中國對台灣島的經營，疑似孫權派大將衛溫、諸葛直率一萬士兵到「夷洲」，但「夷洲」是台灣島還是哪個島，沒有地理文獻加以證明。隋朝時台灣和流求皆被稱為「流求」，尚未分大小「流求」，也很難斷定其位置。所以，從唐到宋這五百年間歷史文獻中，找不到有關台灣島的正式和準確的記載。

史料對台灣的比較明確的行政記載是元代，元朝廷正式在澎湖設立「巡檢司」。巡檢司是縣級衙門下的基層組織。該組織通常為管轄人煙稀少地方的非常設組織，其功能以軍事為主。元代《廣輪疆理圖》有了「大流求」和「小流求」的標注，但位置與面積都不夠準確。

明初，「大流求」和「小流求」有了明確的說法，中山國（後為沖繩）為大流求，台灣為小流求。台灣島開始標注於一系列地圖上。明天順五年（1461年）刊刻的《大明一統之圖》中，繪在日本南端的台灣，其位置與形狀較接近於現實，注記為「琉球」。明萬曆時，朝廷正式使用了「台灣」一詞（連橫《台灣通史》稱，台灣由原住族群「台窩灣」一稱演變而來）。

隨着西方人的大航海帆影向東方推進，台灣進入了殖民者視野。葡萄牙人經過台灣之後，這裏的要衝地位很快被荷蘭殖民者看中。荷蘭東印度公司先幾次登陸澎湖，後來佔領台灣，欲將這裏建成對華、對日以及南洋的貿易（主要是日本的白銀、中國的絲綢、南洋的香料）轉運站。為全面控制寶島，荷蘭東

印度公司派船環繞台灣，完成了首幅獨立的台灣實測地圖。此圖糾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此前的航海圖一直把台灣繪成一串島嶼的錯誤。

康熙元年（1662年）鄭成功收復台灣，開啟了國朝登陸本島統轄的歷史。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降清，大清統一台灣。台灣輿圖也由此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中國人從此有了自己繪製的獨幅台灣地圖，這之中最為著名的是康、雍、乾三朝繪製的巨幅彩繪長卷台灣地圖。

大清在繪製台灣地圖之時，還繪製了《琉球國全圖》，和表現大清船隊封琉球國的航海圖《針路圖》，以及表現澎台與大陸海峽間的航路圖的《澎台海圖》。雖然，這些海圖與同時期的西方海圖的精確性無法相比，卻都形象地記錄了清廷對台灣海域的苦心經營。從史料的角度再次證明，琉球與中國的關係，也是這些海圖的重要歷史價值所在。

古代島嶼地圖，多為地理圖、海防圖，也有民俗圖。以民族志為主體的島嶼地圖，最為出彩的是道光時期的《瓊郡地輿全圖》。此圖圖面上排佈了30幅黎族風俗小插畫，並有對應圖說16條。在一幅地圖中，以如此規模的插畫集中反映原住民生活，完全可以稱為「中華民俗風情第一圖」。

## 世界最大的古代省圖

——《福建輿圖》清康熙二十三至二十五年（1684—1686年）繪製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水師收復台灣，實現了大清統一。為加強對台灣管理，以抵禦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施琅上《恭陳台灣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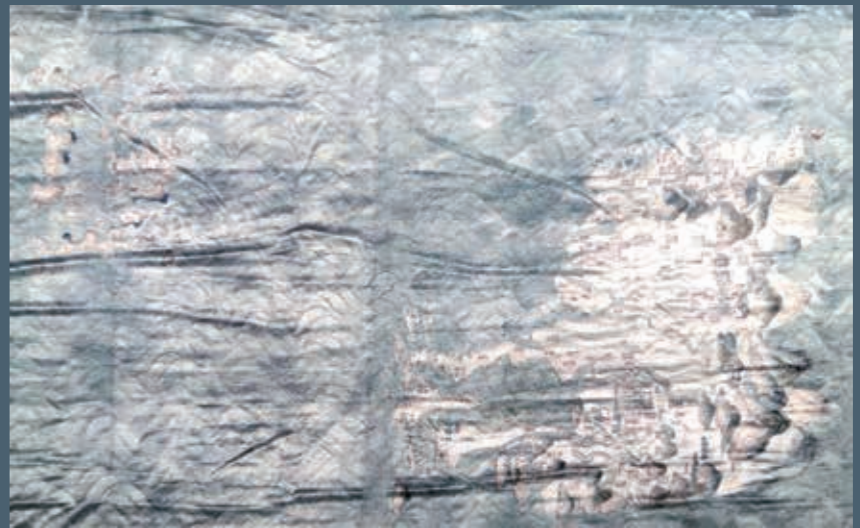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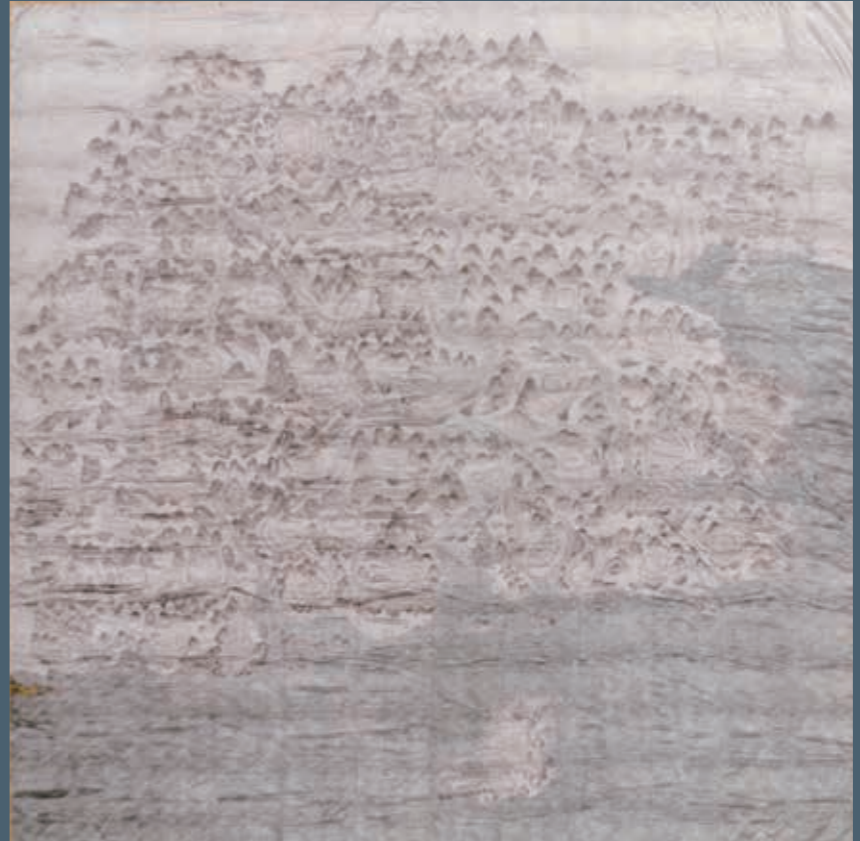
留疏》。康熙皇帝採納了施琅的建議，於次年在台灣島設立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福建省地方官員為了反映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和轄區變化，組織人力繪製《福建輿圖》，呈獻給清政府，並經康熙皇帝御覽。

筆者在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見過原大複製的《大明混一圖》，縱 386 厘米，橫 456 厘米，曾以為它是中國最大的地圖，沒想到比它更大的竟是一幅省圖《福建輿圖》。此圖繪在湖州絲綢之上，繪製手法精確，但未注明繪者。全圖由 12 條素色絲綢拼接而成，呈正方形，縱橫均 640 厘米，四周還各有寬 55 厘米的明黃（皇家專用色）緞鑲邊，上用金絲線繡有九條五彩金龍，其間還點綴着彩色祥雲，不僅極盡奢華，也彰顯了此圖的皇家地位。全圖縱 750 厘米，橫 750 厘米，總面積為 56 平方米。不僅是中國最大的古地圖，也是世界最大的古地圖古省圖。13 世紀晚期，德意志北部呂訥堡的埃布斯托夫鎮，曾誕生過一幅圖縱 358 厘米，橫 356 厘米的巨幅「埃布斯托夫世界地圖」，被認為是古代西方最大的地圖，後來毀於二戰之中。

《福建輿圖》一直存於清內閣大庫中，宣統元年（1909 年）籌辦京師圖書館時，宣統皇帝溥儀諭示將這幅巨型地圖由宮廷轉到京師圖書館。此圖製成後一直用專門的木盒圖箱保存。由於地圖採用了優質的絲綢和顏料，多年來又保存在恆溫恆濕的環境下，展出也較少，因而三百多年來，除個別地方略有破損外，基本保存完好，色彩仍舊鮮豔奪目，現仍完好地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這件國寶級地圖很少有人能見到，就連古地圖方面的專家，也是只聞其名，不見「真身」。2006 年 5 月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辦的「文明的守望，中華古籍特藏珍品暨保護成果展」中，這幅中國古代地圖藝術的珍品曾公開展出，人們才有幸見到這件寶貝。

右上：《福建輿圖》縱 750 厘米，橫 750 厘米，不僅是中國最大的古地圖，也是世界最大的古地圖和古省圖。

右下：《福建輿圖》（局部）第一次清晰完整地描繪了台灣和澎湖列島的山川形勢及行政建置。



《福建輿圖》不是按比例尺測繪的平面圖，而是以青綠山水畫法描繪的鳥瞰圖，由於所繪山體眾多，襯以海浪，立體感極強，遠看就像一個巨大的軍事用途的沙盤。南宋時，福建設一府、五州、兩軍，其八個同級別建置，故稱「八閩」，清廷收復台灣後將福建設為九府（福州府、泉州府、漳州府、興化府、汀州府、建寧府、邵武府、延平府、台灣府）、一州（福寧州）和六十個縣的行政建置。此圖詳細地記錄了這一變化，並將地理分佈位置及疆界、城鎮、山川、道路以及重要關隘、山寨和島嶼、口岸等要素形象逼真地繪製於圖上。全省四周界線之外注明接壤的廣東、江西和浙江諸省名稱。

《福建輿圖》中地物間的方向和道里繪製，比例尺不相同，但是地物之間的相對位置大體正確。全省範圍內的大小山峰、名勝古跡、籬笆牆的村寨及城池等名稱注記書寫在紅色長方形框內。各府界用紅色單線表示，縣界用綠色線表示，而雙黃色線則表示道路，山川、河海採用了山水畫畫法，雙曲線的河流畫有水波紋，主支分明。尤其各府、州、縣城均繪有城廓，城牆外部磚砌，內部的石壘清晰可見，各城池依山傍水的自然地理環境，地形地物形象直觀，一目了然。城廓中除突出表示衙署外，還繪有府學、縣學、文廟等，並有文字注明城池尺寸及四至里程，與道路上的里程相配合，將全省道路里程一一反映出來，是一幅名副其實的「福建全省道里總圖」。

特別要指出的是，此圖首次集中反映了台灣地理風貌，記錄了統一台灣後的疆域變化和行政建置變化。圖中繪出了統一台灣後，清廷所設「一府三縣」，即台灣府及台灣縣（今台南）、諸羅縣（後改名嘉義）和鳳山縣（今高雄）。首次體現了台灣與大陸為一統，見證了清廷收復台灣統一中華的歷史。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泉州府晉江縣的廈門所升為廈門廳，但圖上廈門仍標注為「廈門所」。人們由此可推測此圖繪製年代，應在這兩個事件發生年之間，即清康熙二十三至二十五年（1684—1686年）。

《福建輿圖》第一次清晰完整地描繪了台灣和澎湖列島的山川形勢及行政建置，圖中的台灣描繪，也主要是光復台灣之後的主權宣示，真正的更細膩的台灣專圖是康熙朝繪製的《台灣輿圖》。

## 最早的台灣專圖

——《台灣輿圖》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繪製

——《澎台海圖》康熙中後期（1697—1722年）繪製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皇輿全覽圖》完成時，康熙即令宮廷畫工將台灣部分節錄出來繪成台灣專圖。清宮廷畫師根據清廷委託西方傳教士測量與繪製《皇輿全覽圖》中的台灣地形信息，運用山水畫技法重新繪製成獨立的傳統風格的《台灣輿圖》，它是現存最早在台灣專圖，雖然，繪製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但所描繪的是康熙三十八至四十三（1699—1704）年間的台灣場景和相關信息。

《台灣輿圖》畫心縱522.9厘米，橫64.2厘米，絹本設色，以傳統山水畫技法繪製。地圖方位為上東下西，主要描繪了台灣西部由北到南的山川地形、兵備部署與城鄉生活等人文景觀。它是台灣社會文化生活及滿清對台灣地理認知的一個縮影，也透露出明末清初台灣發展的歷史軌跡。

康熙朝《台灣輿圖》原藏於清宮之中，八國聯軍攻北京時，由宮內府流出，1902年輾轉來到台灣。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幅極為重要的古地圖，並不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而是在台北火車站前公園內的台灣博物館。台灣博物館原是日本侵佔台灣時期為紀念日本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行政長官後藤新平，於1913年建造的歐式紀念館。

康熙朝《台灣輿圖》在日本佔領台灣時和台灣光復以後，都曾在此公開展示。據悉，此圖至少有四種以上各式版本，其中台灣博物館接收自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則有三個版本，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或1930年後）依原圖所臨摹的第一、第二摹本。這些臨摹版本均是根據原圖第一摹本（1930年臨摹版）再製。原圖（第一摹本）因為年代久遠，有部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繪製的《台灣輿圖》，  
是目前所知最早、最詳細的單幅台灣全圖。

分畫面破損剝落，2003—2004年之間，經過日本宇佐美松鶴堂重新托裱、補絹、全色，並以適當形式重新裝裱之後，於2006年和2008年，兩度公開展出。

康熙朝《台灣輿圖》原名為《台灣番社圖》，對城鄉生活描繪得特別細緻，包括台灣西部由北到南的山川地形、行政兵備部署、道路與城鄉生活、原住民（生、熟番）與漢人的生活方式型態的不同，是當時台灣社會文化生活和清初對台灣地理知識的縮影，有着地理圖、兵備圖、風俗圖的三重特性。圖中主要注記皆在寶島之西，島東面幾乎沒有描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格局呢？一是寶島每年至少有七八個颱風經過，風暴皆從東岸登陸，先民們為避颱風就選擇了在寶島的西邊居住。二是寶島東邊是茫茫大洋，而西邊則是近在咫尺的福建，為方便往來貿易，先民們把家都安在了島西。三是當時繪圖人認為東部地區多是原住民，即當時所說的生番住地，沒有過多描繪。

此圖可以分為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個區域來看，其中房屋最多、最密集的就是南部地區，也就是現今台南一帶，印證了台灣發展是先南後北的歷史脈

絡。地圖裏的台南府城，可以看到媽祖廟和城隍廟，在台灣本島和隔着台江內海的小島上有著名的紅毛樓和紅毛城，即荷蘭時期的普羅民遮城和熱蘭遮城，即今天的赤崁樓和安平古堡。面積廣大的台江內海裏，可以看到有牛車和戎克船行駛，載運從台灣海峽而來的人和貨物。台江內海即是現今的台南市安平、四草和台南縣七股一帶，而地圖上的鯤鯓，從一到七，則表示狀似鯨豚的小沙丘。如今，台南還有「鯤鯓」這個地名。

地圖的北部，清楚標示着「淡水港」，即現在的淡水河口，淡水城就是現在淡水一帶，干豆門指的是現今的關渡。相對於南部地圖，北部的房子比之南方，少了很多。

由於此圖是呈現台灣明清以來的傳統海防圖和行政區域，所以在這個地圖可以看到不少「紅線」，這些紅線代表陸路營兵和水師的防線，也是劃分兩者的管轄範圍，主要分為台灣鎮和台廈道、台灣水師、北路營與南路營、澎湖水師這幾個來管理。

除了紅線外，在地圖上可以見到一條虛線北起八里分社，南至沙馬崎頭，此虛線是當時人和牛車行走的縱貫南北的道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郁永

河來台灣採硫，便是依循此路從府城到淡水。郁永河來台灣採硫的過程，後來寫成《稗海記遊》，書記詳細記載他從府城到淡水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對於清初台灣的自然人文景觀有很清晰的描述，同時也觀察到不論男女，出遠門一律以牛車代步，也用來載運物品。由南到北在地圖上隨處可見的牛車，也證明了被原住民和漢人廣泛的使用。而這條南北大路，是台灣最早的一條道路，也是後來台一線省道（俗稱縱貫線）的前身。

在地圖上，還可以看到一些圖案或符號，均是有代表意義。例如，以茅草搭建屋頂的房子，表示是原住民居住的房子，而磚瓦搭建的則代表漢人居住的房子。在當時，一個房子表示此地約住有 500 人，所以可以從房子的數量大概算出有多少人住在當地。地圖上有一個個四方形的圖案，有土黃色和綠色，綠色的有秧苗的圖案，表示是漢人的水田，土黃色代表是原住民的旱田。初期漢人不多，大多分佈在沿海一帶，土地大多是原住民所有。還有原住民拿着弓箭或手持鏢槍，帶着獵犬在打獵，目標是野兔或鹿，甚至在地圖上還呈現出原住民的獵場。從地圖上人們的穿着也可以分辨是漢人或原住民，漢人在上半身均有着衣裳，而原住民則是裸露上半身，某些原住民男性的臉部，還可以看到耳飾。

據了解，台灣博物館還藏有一幅比此圖年代更早的《台灣略圖》，分為滿、漢文箋注各一幅，皆紙本墨繪，縱 127 厘米，橫 123 厘米。圖中所繪者限於台南鹿耳門港航道、赤墘城及承天府一帶地形圖。原圖箋注因有「偽藩」等字樣，所繪安平鎮亦標明「世子鄭經在內」。據此可以推知《台灣略圖》繪製時間的下限當在康熙二十年（1681 年）。規模較之《康熙台灣輿圖》小很多，描繪內容也少很多，但它是對台灣的描繪，十分珍貴。

## 最大的台灣地圖

——《台灣圖附澎湖群島圖》清雍正元年至十二年（1723 年—1734 年）繪製

雍正一朝，對台灣高度關注，也繪製了巨幅長卷台灣地圖。

康、雍、乾三朝繪製的最為重要的三幅台灣地圖，雖然都藏於台北，但卻分屬兩家館藏。康熙朝《台灣輿圖》藏於台灣博物館，雍正朝的《台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和乾隆朝《台灣輿圖》皆由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筆者去「故宮博物院」考察，聽到大廳裏的導遊一直在講「鎮館三寶」，翠玉白菜、肉形石、玉絲瓜。其實，那棵「白菜」只是光緒之瑾妃隨嫁的一個賞玩之物。比它歷史文化價值高的寶貝多得很，比如，憑其 500 字銘文可凌駕於《尚書》之上的毛公鼎；比如，「三稀」之首《快雪時晴帖》……當然，還有筆者要說的雍、乾兩朝台灣地圖。但據工作人員講，這些易損寶物不長期展示，偶爾會在專題展中露面。2009 年 10 月，兩岸故宮在台北故宮舉辦的「雍正展」上，雍正朝《台灣圖附澎湖群島圖》真身再次「亮相」。

雍正朝《台灣圖附澎湖群島圖》，無圖題，紙本彩繪，長卷，圖縱 63 厘米，橫 772 厘米，方位為上東下西，左北右南，分繪台灣和澎湖群島。圖上沒有標明繪製時間，後世根據雍正元年（1723 年）建彰化縣，雍正十二年（1734 年），彰化縣城環植刺竹。圖中標明彰化縣名，但未築城植竹，由此推知，此圖應是清雍正元年至十二年（1723 年—1734 年）繪製。

圖的台灣部分，北起花矸嶼，南迄沙馬磯頭；凡山川、港灣、河流、島嶼、沙洲、縣城、衙署、廟宇、炮台等，俱逐一標明，南詳北略。

此圖以傳統手繪山水畫技法繪製，大海與河流為淺綠色，海面繪有波浪紋，道路為黃點線，河流為黑色雙線，山嶽着色，近淺遠深，山上繪有樹木。人文景觀繪製簡單，除縣城炮台畫有圖形，其餘皆以文字標注。土著居民點



多在東部和北部，標注為「社」，漢人住地主要在台灣中部和南部，標注為「莊」、「厝」、「街」。圖中載原住民部落多在 180 多社，比《康熙台灣輿圖》的 119 社，多了許多。漢人聚落 170 多個，也比《康熙台灣輿圖》的 105 個多了許多。說明雍正朝台灣的發展比前朝更加快速。

台灣島的北方畫有大面積水域，有諸多港口，可泊大船。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台北曾發生過大地震，使這裏的湖海相連，形成可泊大船的碼頭，所以，乾隆初期，台灣有「一府、二鹿、三新莊」之說，新莊指的就是當時極為紅火的北台灣的新莊碼頭。

雖然澎湖群島開發得比台灣島要早，但此圖的澎湖群島部分，標注的內容並不多，大體上應是此時的台灣成為本朝的開發重心。但這部分還是繪出了東西南北的方位與四至，並描繪出了南北島嶼，繪出了少量建築，多為炮台，突出了澎湖群島的海防作用。



左上：雍正朝《台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圖縱 63 厘米，橫 772 厘米，是康、雍、乾三代台灣地圖中最大的一幅。

右下：雍正朝《台灣圖附澎湖群島圖》（澎湖群島部分）將澎湖群島作為附圖單獨列出，顯示出清廷對此地的高度關注。

## 最精細的台灣地圖

——《台灣輿圖》約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繪製

——《台灣輿圖》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繪製

乾隆一朝，對台灣特別重視，命畫工繪製了多幅台灣地圖，其中年代最久、畫工最精、保存最好的，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筆者在台灣考察時，沒能趕上它的展出，退而求其次，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紀念品店裏購買了康、雍、乾三朝的三件複製手卷，共 5200 塊新台幣，合人民幣 1000 多塊，絕對物有所值。

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朝《台灣輿圖》，原圖無圖名，編目為《台灣輿圖》。此圖依然保持橫軸式山水畫法繪製，圖縱 46 厘米，橫 675 厘米，其方位為上東、下西、左北、右南。範圍北起大雞籠城，南至沙碼碼頭，東迄山地，西抵海。此圖的繪製年代不詳，研究者從圖中所呈現的官署，治所及行政轄區等區劃推測，大約為乾隆三十年（1765年）繪製。

此圖繪有 30 多條大小河流，並以線條的粗細分出河流的大小，以水系而言是清代最精細的地圖作品。圖中的城池描繪也特別突出，如竹塹城、彰化縣城、諸羅縣城、台灣府城等，皆繪出城的形態、城門位置，不論是土城、柵城都清楚可讀。全圖還注記了 1000 多個地名，土著居民點標注為「社」，漢人住地標注為「莊」、「厝」、「街」。其中包括 330 個原住民部落名稱，400 多個漢人居住點。如果將此圖的土著人和漢人居住地與康熙朝《台灣輿圖》、雍正朝《台灣圖附澎湖群島圖》進行對比，就會發現乾隆時期台灣的「社」與「莊」的數字遠超康、雍兩朝，而且漢人居住地已不限於在台灣中部和南部發展，已經大量進入台灣北部地區。圖上還有 200 多個軍事駐紮、官衙等名稱。為後世研究當年的軍政民情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信息。

康、雍、乾三朝台灣地圖，皆持從大陸看台灣的視角，以海上陸下為原則，故地圖方位為上東下西、左北右南；對於寶島的描繪，皆以面對大陸的島西為重點；繪圖技法均為山水畫長卷之方法。這種中國傳統地圖，沒有西洋的三角測量圖準確，但這種山水畫技法所傳遞出的形象信息，卻是西洋的三角測量圖所不能替代的。如，圖中大清對台灣的經營變遷、寶島的民風民情、原住民的居住形態、土地分界等細節，為後人研究社會民情留下了保貴的形象線索。這亦是中國山水畫式的古地圖獨具之魅力。

比如，圖中滬尾上游畫有兩艘船，並標注有「艋舺渡頭街」、「艋舺渡頭汛」、「新莊港」、「新莊街」。這裏的「艋舺」是土著語中的「獨木舟」音譯，這個聚集船舶的地方，乾隆朝商賈聚集，盛極一時。台灣的商業重心，在乾隆朝開始北移，先有「一府、二鹿、三新莊」之說；後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說；「一府」即台南府城，明鄭滅亡，台灣設一府三縣，府衙門位於台南。「二鹿」為彰化鹿港鎮，是台灣中部第一大港。北部的「新莊」和「艋舺」位於大漢溪、新店溪及淡水河交匯處，水運優越。先是新莊繁榮一時，不久，艋舺後來居上了。此些俚語反映了台灣的由南至北的開墾史，以及各城仰賴海洋貿易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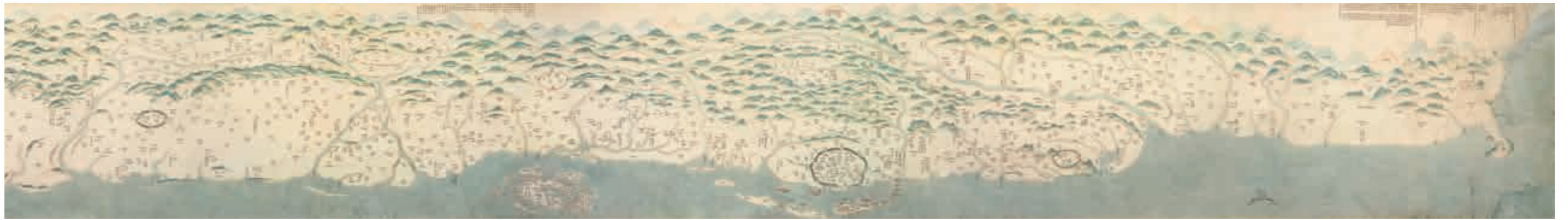
順便說一下，中國國家圖書館還收藏一件《台灣地理全圖》，為乾隆年間繪本，圖縱 42 厘米，橫 438 厘米，圖中的諸羅縣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改名嘉義縣，據此可以判斷，本圖繪製年代當在改名之前，即 1787 年前。

台灣島北通東海，南接南海，歷來是太平洋地區海上聯繫的重要交通樞紐。此圖中標注位於島嶼南北端的沙馬碼頭山和雞籠山為當時呂宋、日本等洋船往來的航標指南。「雞籠山之形勢由福省五虎門蜿蜒渡海，是台灣諸山之腦龍處也，此山形如雞籠，因以為名。紅毛時築城，城東設炮台一座，凡日本往來洋船皆以此山為指南」。「沙馬碼頭山俗傳有仙人衣紅衣黑，常遊於上，今有生成石磴石棋盤在，凡呂宋往來船皆以此為指南，遇北風洋十二更可到，水程一更約早程五十里」。



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收藏《台灣輿圖》(台北部分)，其中雞籠和滬尾的描繪十分細膩。





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朝《台灣輿圖》，北起大雞籠城，南至沙碼碼頭，東迄山地，西抵海，圖縱 46 厘米，橫 667 厘米。

此外，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還收藏一幅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的《台灣輿圖》縱 46 厘米，橫 667 厘米，此圖也是台灣長卷彩繪地圖中極為重要的一幅。圖中的地名與相關描述都是康、雍、乾三代地圖中，最為豐富的一幅。

最後，補充一條相關信息。

2004 年 6 月 27 日，北京翰海春季拍賣會上，出現一幅乾隆御覽《大清台灣府地輿全圖》，為絹底彩繪，長卷，圖縱 40 厘米，橫 885 厘米。卷首有乾隆十三年（1748 年）九月巡台御史白瀛題《大清台灣府地輿全圖》識語，述台灣、

當年的台灣府城，位於台中地區。

諸羅、彰化三縣之四至里程，及阿里、淡水、德化、中港諸社土族居住之地。圖內鈐有「乾隆御覽之寶」、「學鏡千古」、「自強不息」、「有孚惠也」、「所寶惟賢」，另有收藏者「鄉山草堂」等章。本圖外包織金錦緞，上書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經福建總衙轉京師」、「貢進台灣府地輿全圖壹卷」等字樣。

據古地圖專家孫果清先生推測，此圖繪製時間當在乾隆十三年九月之前，經白瀛題識或請他人代筆後，轉交福建總衙呈進朝廷。該圖進宮後，不知何時又散佚民間，為鄉山草堂主人所得，輾轉二百餘年保存完好，實屬不易。這是筆者目前了解到的乾隆朝存世最早的長卷台灣輿圖，不知現在它又「花落誰家」了。

## 早期的台灣海道圖

——《澎台海圖》約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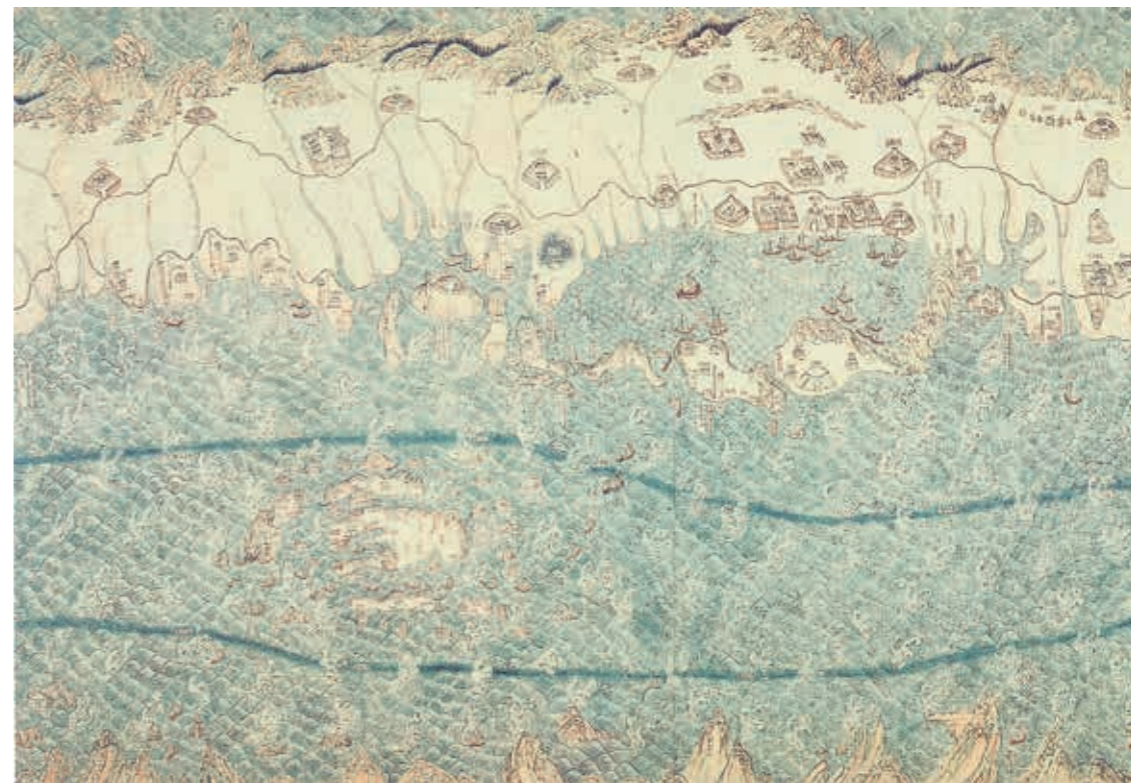
古代台灣與福建的聯繫全靠海道，但直到清代，這條重要的海道才納入到大清海圖的視野，這裏選刊的《澎台海圖》即是一例。

《澎台海圖》是一卷軸式海圖，彩繪紙本。圖上有題籤兩則，一為「澎台海圖附記建置疆界海道」，另一則為「嘉慶乙丑夏六月石山石鑒藏」，說明此圖為嘉慶十年（1805年）所收藏。圖上沒有繪圖者的名字，尾跋有洋洋兩千字，但未提及誰做此圖，為何做此圖和何時製此圖，僅有「雍正庚戌春王……古吳七十二峰南仲建烈書於粵之羊城旅舍」，留下一點點時間線索。「雍正庚戌春王」即雍正八年（1730年）一月，說明此圖成圖時間不會晚於「雍正庚

戌春王」。據古代地圖專家曹婉如推斷，此圖可能是實測台灣地圖之前的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繪製。「古吳七十二峰」指的寫跋的人是太湖邊的人，「仲建烈」史上無名，不知此為何人。

這幅《澎台海圖》現收藏於旅順博物館，圖縱60厘米，橫152厘米，以上方為東，下方為西，左北右南。北起花矸嶼，雞籠城，中至台灣府，南迄西沙馬磯頭。圖上內容非常豐富，上半部繪台灣島面對大陸的西部地區，中部繪澎湖島，下方繪與台灣相對的福建沿岸。此圖着重表現軍隊駐防，凡山川、港灣、河流、島嶼、縣城、營盤、汛地、炮台等，皆一一標注，多以方形或圓形

《澎台海圖》（局部）為彩繪紙本卷軸式海圖，現藏旅順博物館。  
圖中橫穿南北的兩條重重的綠線是澎湖島東西兩邊重要海道。





繪於康熙中後期（1697—1722年）的《艾渾、羅剎、台灣、蒙古圖》  
長卷中的澎台海峽顯示了澎台海峽間的航道，並繪有帆船。

柵欄符號表示，據古代地圖專家曹婉如分析，可能就是當時駐軍以柵欄圍繞建的營區。此圖澎湖列島標注最細。同時，對隔海相望的金門島和福建各大港口也有表現。

清朝康熙年間將台灣島納入版圖，後設立了台灣府，隸屬於當時的福建省。光緒十三年（1887年）台灣獨立設省，下設台北府、台灣府、台南府三府。清代的台灣府，在台灣島的中央偏南，即現在的台中地區。在此圖中部，作者繪出了台灣府的許多城鎮與防務情況。

《澎台海圖》既然是海圖，海道是要表現的重要內容。圖上橫穿南北的兩條重重的綠線，表現的是澎湖島東西兩邊的兩條重要的海道。東邊的海道有「小洋澎湖溝」等注記，西邊的海道有「大洋澎湖溝」等注記。東西兩邊的兩條海道是為南北航行的船隻作指引的，避免在複雜的澎湖諸島附近航行發生意外。在圖面上，可以看到在台灣島西側，澎湖列島，以及福建沿海繪有許多帆船，並對航道、港灣、船隻進出加以說明，如「笨港口水漲大船可進」，「北門嶼汛後港小澳小船可進」。特別是福建沿海港口，也都有詳細說明，真切地反映了當時兩岸海上往來實際情況。

需要指出的是，圖中的澎湖列島與廈門和台灣島的距離畫反了，廈門與澎湖挨得太近，台灣與澎湖離得太遠；實際上，廈門離澎湖有近100海里之遙，而澎湖離台灣島僅有30海里。

同一時期，還有一幅反映澎台海峽的地圖，這是一幅長卷地圖，圖縱55厘米，橫585厘米。因其所繪內容被稱為《艾渾（瓊瑋）、羅刹（俄羅斯）、台灣、蒙古圖》，其中的台灣部分清晰顯示了澎台海峽間的航道，並繪有帆船。此圖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據李孝聰研究，這4幅不同的地圖放在一起，可能是想反映康熙皇帝的重大軍事行動，應繪於康熙中後期（1697—1722年）。

## 清廷冊封琉球國圖

——《琉球國全圖》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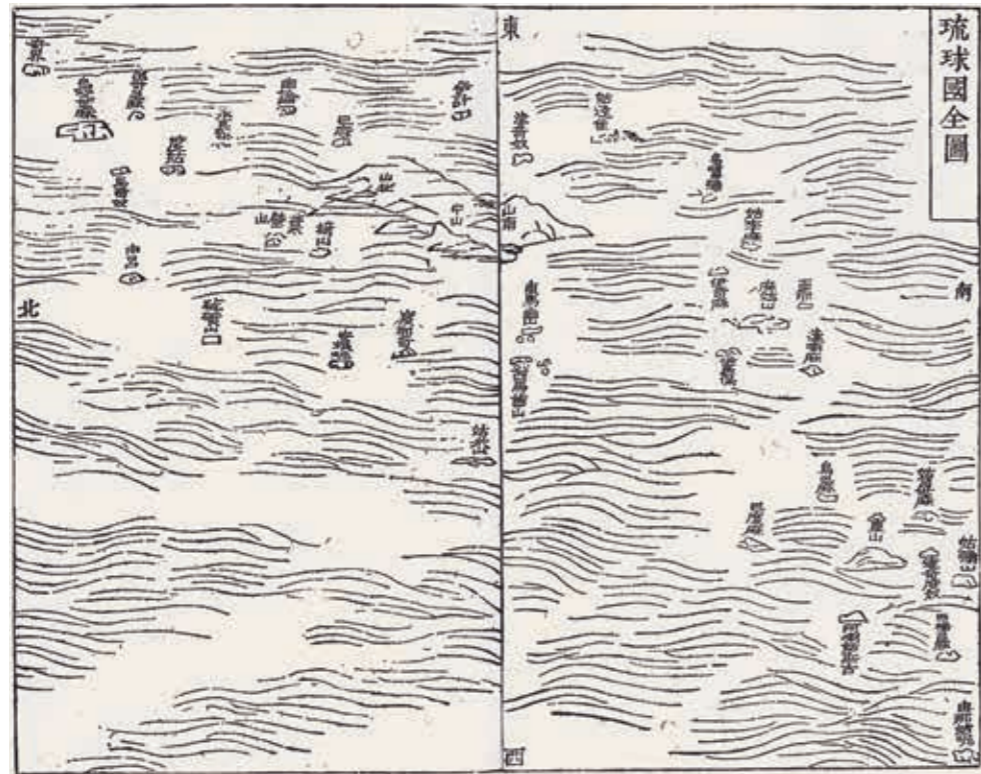
琉球國處在中國台灣省和日本之間，最初是琉球群島建立的山南、中山、山北三個國家的對外統稱，後來指統一的琉球國（1429年至1879年）。歷史上，曾經向中國的明、清兩朝和日本的薩摩藩、江戶幕府朝貢。1879年（清朝光緒五年、日本明治十二年）日本兼併琉球王朝，將最後一位琉球國王尚泰和他的兒子尚典移居到東京，置琉球為沖繩縣。琉球國滅亡。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周煌同翰林院侍講全魁受命前往琉球，冊封尚穆（尚為明宣宗賜琉球王的姓氏，根據琉球與明王朝的藩屬關係，琉球每一代國王都需要接受來自明王朝的冊封）為琉球國中山王。在出使途中，周煌留意當地掌故，隨手記錄。回國後又參閱大量史籍，整理編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寫成《琉球國志略》，以墨格抄進呈本呈皇帝御覽。

《琉球國志略》全書共六冊一函，黃綢暗花書衣。書依序有總目、凡例、採用書目、首卷及正文。首卷包括御書、詔敕、諭祭文和圖繪。其圖繪包括，琉球星野圖、琉球國全圖、琉球國都圖、王府圖、先王廟圖、天使館圖、球陽八景圖、封舟圖、玻璃漏圖、羅星圖和針路圖。這幅《琉球國全圖》即是此書的插圖之一。

《琉球國全圖》較為詳盡地表現了琉球國的海洋疆界。圖的四方顯示，琉球國北至奇界，南至八重山列島，東至伊計島，西至姑米山。雖然，地圖不很精確，但也繪出了琉球國的基本面貌。

據琉球國史《球陽》記載：薩摩藩入侵琉球後，該藩派遣官員，測量分配田地，劃清國界。尚寧王之後，尚豐王十一年（1632年），琉球在被薩摩所佔島嶼建立館舍，兩國同時派官員管理來往貿易和收稅。此後琉球王國淪為薩



《琉球國全圖》較為詳盡地表現了琉球國的海洋疆界。

摩藩的傀儡政權。及至尚貞王在位二十五年（1693年），琉球「創定姑米、馬齒兩島，遣大和橫目職兩員，看守貢船往來」。依此歷史記載，薩摩藩所佔之界，西邊也就到「姑米、馬齒兩島」，並沒有到達「釣魚台」。因而在這幅《琉球國都圖》，也沒有繪出「釣魚台」，說明此島並不在琉球國的疆域之內。

同時，在此書的《琉球國都圖》中，還可以看到在「那霸」港左邊繪有「迎恩亭」，也表明了琉球國對大清天朝的臣服與感恩。

## 清廷冊封琉球航海圖

——《針路圖》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繪製

——《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繪製

《針路圖》選自清乾隆年周煌所輯《琉球國志略》，此圖是一幅航海圖，表現了大清「封舟」（即代表朝廷出海賜封海外王的舟船）的「出洋」航線。此後，又有其彩繪本《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圖的內容沒變只是在南邊的航線上加畫了兩個「封舟」。

《針路圖》的「針路」即航路。在指南針出現之前，海上航行主要通過天文和地文導航來確定航向。天文導航即通過確認星辰的方位和距地平線的高度來計算船隻所在位置。地文導航則是通過辨識沿途的特徵標誌物來確定方位航向。「針路」即使用指南針導航將每一航段對應的羅盤針位都記錄下來，構成一條完整的航線，故稱為「針路」。在沒有機械動力之前，海上行船主要是靠季風，藉風而行，所以，其彩繪本也稱《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

此圖的方位為上南下北，右西左東。圖上的出發港為右側的福州的羅星塔（今馬尾港），圖左側的到達港是琉球那霸港（那霸是琉球國都所在地）。在往返的「針路」上，繪出了海上的重要地標。如南邊の出航航線，西起的定海閩安鎮，東沙島、澎湖、雞籠山、花岷嶼、彰佳山、釣魚台、黃尾嶼、赤尾嶼、姑米山、馬齒山，最後到達東邊的中山島那霸港。返航的航線上地標較少，主要標注了南杞山、台山、黑麻山、五虎門等。

圖中還用文字詳細標注往返「針路」：元、明、清用於導航的羅盤是24方位水羅盤。這種技術利用8個天干（10個天干減去位於中間的「戊」和「己」）、12個地支、及八卦的四個方位，將航海羅盤圓周分為24等分，使方向能夠準確地指示：子為正北0度、癸為15度……卯為正東90度、乙為105

度……巽為東南 135 度……午為正南 180 度……坤為西南 225 度……酉為正西 270 度……乾為西北 315 度……

單針羅經只用一個方位，並冠以「單」字，例如：單辰針（120 度），單酉針（正西 270 度）。有的航海圖用「丹」字代替正字「單」字，丹酉針同單酉針。例如《鄭和航海圖》中「太倉港口開船用丹乙針」就是說「太倉港口開船用指南針 105 度方向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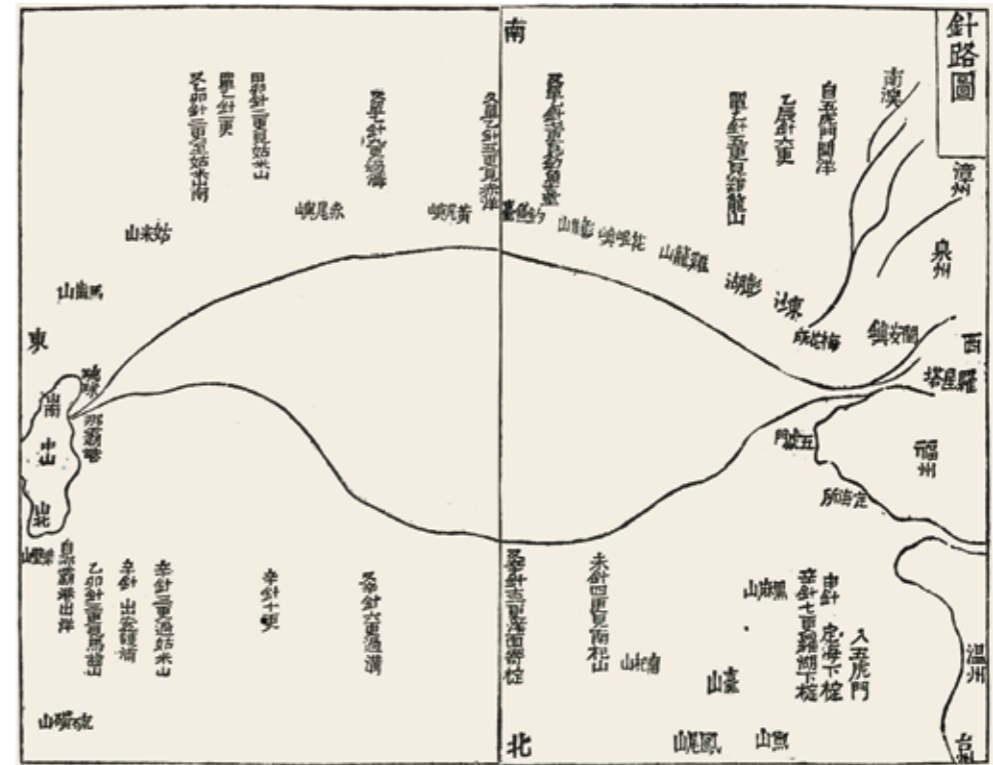
此出航針路，由圖右向左排列，如「自五虎門開洋」、「乙辰針六更」、「單乙針五更見雞籠山」（更是計算里程的單位一般說法，以一晝夜為十更，一更的里程約 50—60 里）。返航的針路由圖左起，由於主要利用強勁的東南季風，所以姑米山後一直向着西偏北方向航行，見南杞山後，再轉向西南方向沿着台山、里麻山等島嶼。最後用「申針（西南偏西）定海下錠，入五虎門」。

這裏要指出的是早在《針路圖》誕生的 100 多年前，荷蘭人精確的海圖繪製技術就已到達了台灣島；但這幅航海圖採用的仍是 300 多年前《鄭和航海圖》的繪圖方法，其繪圖技術與大航海時代完全沒有接上軌，落後程度可見一斑。

這幅海圖在中國海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並非「針路」技術進步，而是因圖面上較為準確地繪製並標注出了台灣東部的釣魚台、黃尾嶼和赤尾嶼等重要島嶼而另有其歷史價值。

釣魚台即今天的釣魚島，是台灣東北部的一個很小的島嶼。早在明代永樂元年（1402 年）的《順風相送》航海圖抄本中，就已有了關於它的記載，這是今存最早記載釣魚島的典籍（原本現藏在英國牛津大學鮑德里氏圖書館）。日本主張對釣魚島列嶼擁有主權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日人古賀辰四郎在 1884 年發現該島，所以日本人為釣魚島列嶼的發現者。這顯然與中國早有文獻記錄的史實不符。

據近年發現的清代中期著名學者錢泳的 1840 年左右抄同時代的著名文人沈復《浮生六記》的稿本，其中《浮生六記》第五記《海國記》載，嘉慶十三年（1808 年）「……十三日辰刻，見釣魚台，形如筆架。遙祭黑水溝，遂叩禱



《針路圖》出發港為右側福建羅星塔，左側到達港琉球那霸港，航道上繪出了重要海上地標，中山島、東沙島、雞籠山，釣魚台、黃尾嶼、赤尾嶼、姑米山等。

於天后。忽見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是日即轉風。十四日早，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這段文字明確記述有「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典籍記載再次證明，琉球國西部領域是從姑米山（即現在沖繩的久米島）開始的，以黑水溝為清廷與琉球國的分界線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所以，無論從所謂發現，還是從海域劃分，還是這幅《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來看，釣魚台（島）都不屬於琉球，更不屬於日本，而是中國固有領土。這也是此圖重要的歷史價值所在。

